

郁達夫

■ 范銘如 主編 ■ 蔡振念 編著



那一雙雪樣的乳峰！
那一雙肥白的大腿！
這全身的曲線！
呼氣也不呼，
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
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癢來。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郁達夫 / 范銘如主編; 蔡振念編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6

面; 公分. —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 / 06)

ISBN 957-14-4530-4 (平裝)

848.5

95007230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 郁 達 夫

主編者 范銘如

編著者 蔡振念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6年5月

編 號 S 833380

基本定價 參元捌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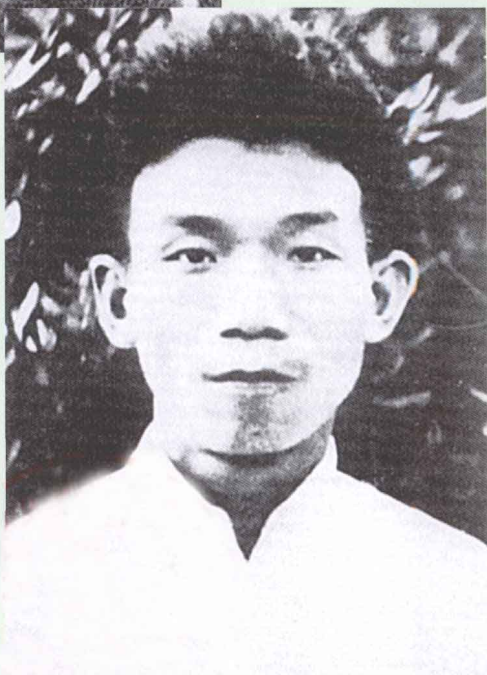
ISBN 957-14-4530-4 (平裝)



郁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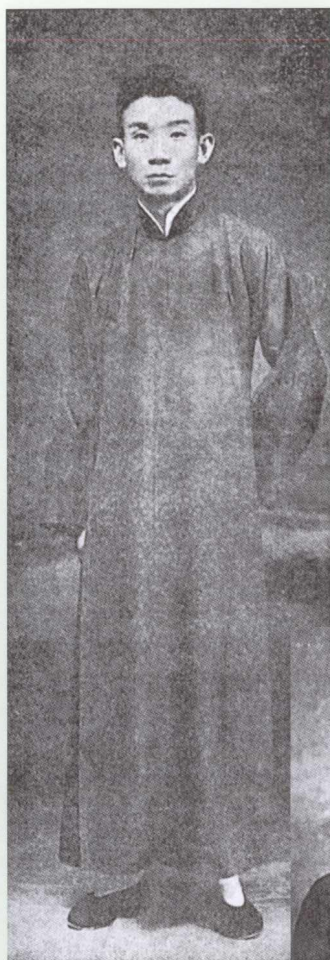
← 在日本留學時攝
（《燃燒的傾訴——郁達
夫真性告白》，p.49，學
林出版社）



→ 1927 年於上海
（《燃燒的傾訴——郁達
夫真性告白》，p.135，
學林出版社）



郁達夫



↑ 青年郁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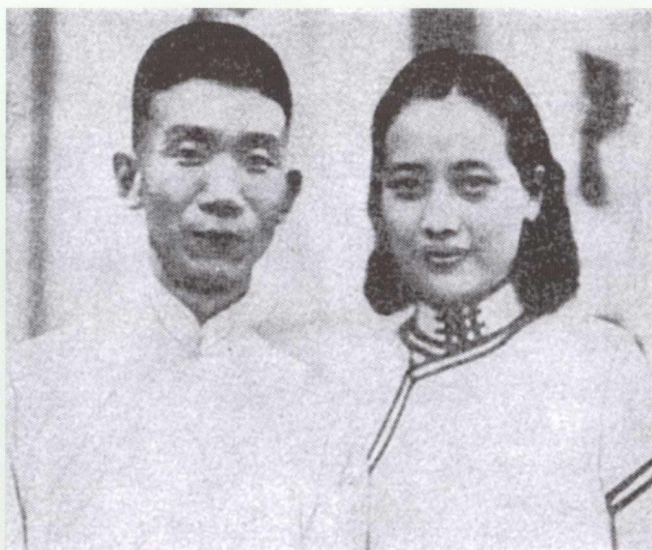
(《燃燒的傾訴——郁達夫真性告白》，p.63，學林出版社)

↓ 1926 年與創造社同仁，左起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燃燒的傾訴——郁達夫真性告白》，p.41，學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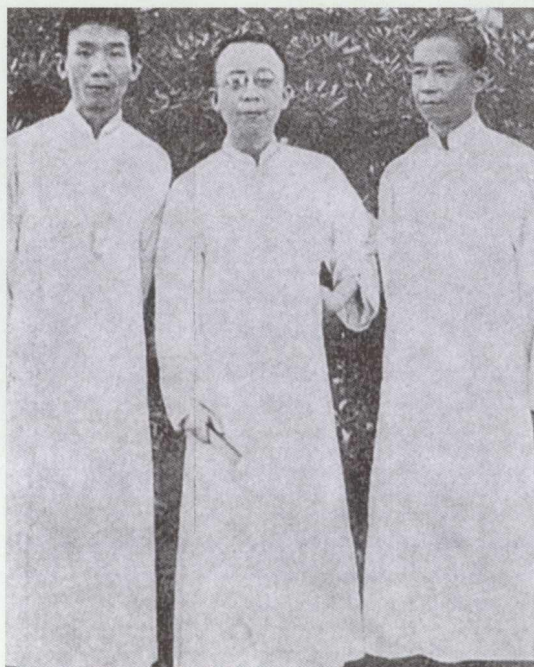


郁達夫



↑ 郁達夫與王映霞

(《燃燒的傾訴——郁達夫真性告白》，p.141，學林出版社)



↑ 與長兄曼陀（中）二兄養吾（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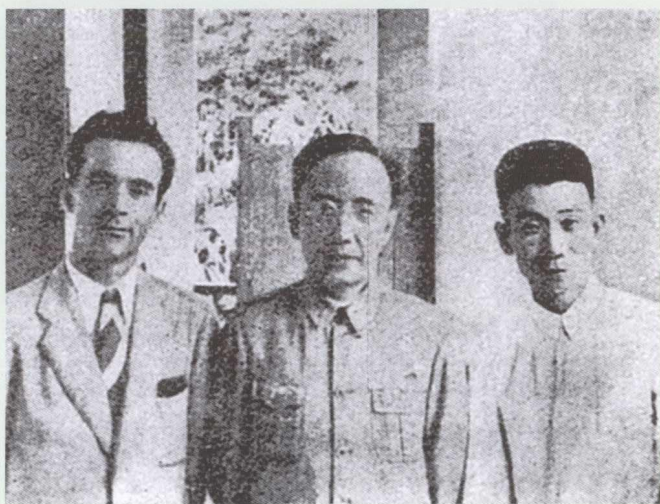
(《燃燒的傾訴——郁達夫真性告白》，p.124，學林出版社)



郁達夫



↑ 1930 年在上海參加文藝座談會與魯迅（前左三）等合影
（《燃燒的傾訴——郁達夫真性告白》，p.101，學林出版社）



↑ 1938 年與郭沫若和美作家思諾
（《燃燒的傾訴——郁達夫真性告白》，p.82，學林出版社）

叢書總論

廿二
新

白話文學是中國追求現代性過程裡重要的媒介，也是最顯著的成果之一。隨著現代化需求的加速，中國的知識分子先從科學、技術、制度、機構等等洋務運動的推動，再到西方文明文化思潮的翻譯學習，乃至於對中國傳統進行全面性反思，一系列革命性的變革，自十九世紀中葉發軔，直到二十世紀上半部仍然方興未歇。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觸動傳統思想與文化體系的革新機制，表現在文學層面上，最明顯的就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劇烈變易。不論是語言文字（文言、白話、外來語），抑或者是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藝術技巧（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各方面，都開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優異成績。這一批歷經現代化狂潮的知識青年，憑仗手中滿溢著救亡圖存熱情的筆桿，寫下中西文化碰撞、新舊秩序轉型時關於國家民族走向的辯證權衡，各種社會現象的觀察針砭、文藝發展理念與實際操練的磨合問題。其中，置身紛亂動盪時代裡個人身分處境的摸索抉擇，甚至生命情感的壓抑抒發，更成為作品裡動人心弦的主題。

從清末至民國，白話文學以及其中寓含的革新、異議精神連綿不絕。現今我們

慣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同時作為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乃是取其象徵性的時間意義。事實上，五四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裡一個承先啟後的顯著里程碑而已；新文化的醞釀萌發自有其細膩輾轉的過程，而白話文學的發展流變，當然也不是在二〇年代才透露端倪。有鑑於此，本套叢書不以五四之後的作家作品為限，還上溯至二十世紀以前即大力、長期呼籲文化文學革命的梁啟超。這樣的作法，希望一方面強調時代思想變革的漸進式歷程，一方面以梁啟超具備的傳統士大夫及新式知識分子的雙重典範，彰顯現代文學傳統裡新舊文化銜接合流的特質。

整體而言，選入《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的作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創作上具有獨特貢獻，並且持續保有文學影響力的大家。他們的成就不僅早在文學史上獲得肯定，他們的作品也一再地被選入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與文學讀本中。一談起新詩，我們總是再別不了徐志摩、聞一多以及戴望舒；一想到散文，腦海裡立刻浮現朱自清、夏丏尊、許地山和梁啟超的背影；提及小說，魯迅、郁達夫和蕭紅的吶喊猶在耳邊。透過文學，他們或者傳達個人對家國社稷的企盼與關懷，又或者抒發個人真摯的情感來表現中國人的現代精神。有的作家個性強烈率直，有人委婉節制；表現於文采上，典雅瑰麗或是質樸清華亦各擅勝場。這些作家作品各因其耀眼的特質，成為文

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扉頁。

但是耳熟能詳不代表全面理解，有時反而會淪為想當然爾的片面化、刻板化閱讀習慣。此外，兩岸長期以來因為政治體制與文化體系的不同，對作家的評價或作品的評論產生極大的落差，政治立場雷同的大力吹捧甚至神格化，反之則將之醜化甚至從史料中除名，不然就是選擇性地介紹特定類型的作品。這樣的詮釋偏見隨著兩岸的開放交流、文史學者們不斷地辯論修正後已經獲得長足的改善。然而，學術層次上推展出來的看法落實到中學教育層面上的改變，原本就需要長時間的轉化。文學教改的時程卻在當前環境的挑戰下愈顯急迫。姑且不論傳播娛樂的多元刺激或功利導向的社會價值導致文學人口的快速流失，時代的推移不但使得歷史情境、文化脈絡越來越疏遠陌生，連當初所謂的現代白話語彙到今日都有些像文言文那樣的艱澀難懂。在這種種不利的因素下，青年學生即使有心學習也可能不得其門而入。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叢書的策劃就是希望能夠以更當代、更全面的選介評析引領年輕學子進入現代文學的殿堂。十位負責編選執筆的專家都是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所裡的資深教授：洪淑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堂錡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許琇禎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教系）、陳俊啟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

廖卓成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教系）、趙衛民教授（淡江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蔡振念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賴芳伶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不僅學養豐富，對於學生知識上的不足與誤解也有長期的觀察了解。本叢書除了對作家廣為傳誦的經典及創作特色再予以深入並系統化的賞析之外，還希望呈現作家更多的文學面向，在讚揚他們的藝術成就、人格道德或時代洞見之餘，也不諱言他們書寫、個性或思維上的局限。回歸到文學的、文化的、人性的、生活的層面，更可深刻地體會到他們如何在紊亂脫序的年代中搏鬥掙扎、矛盾挫折，對於他們的作品也才能夠給予較客觀的評論。

這套叢書以每位文學名家為單獨一冊。每一本作家專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每篇作品輔以注釋和賞析，前後則以綜論作家生平與文學風格的〈導讀〉一篇，以及條列式的作家大事〈年表〉。篇幅所致，選入的作品以短篇為主，中長篇則為節錄；另外根據每位作家的藝術表現，對於不同的文類也有不同的比重安排。此套文學大系的出版，三民書局龐大的編輯群們功不可沒。最必須感謝的還是在繁忙課務及研究中還特地抽空耐心編寫專卷的每一位學者。你們的熱忱，讓二十世紀的文學源流汨汨地導入新的世紀。

導 讀

蔡振忠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郁達夫是一位創作豐富，影響深遠的作家，他一生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小說，風格不同的散文，率直坦誠的日記、書信，以及無數的文論和序跋雜文，有人認為他的舊體詩詞遠紹李杜及晚唐，其成就要比他的新文學高，這當然是各人所見不同的讀者反應。我個人認為郁達夫的舊詩詞雖然典雅優美，但不能有超越唐宋之處，其文字更是用了許多傳統修辭典故，只能說明他舊詩文造詣不錯，卻絕無法和他在新文學上的開創之功相提並論。

郁達夫因為和創造社及左聯、魯迅等人的關係，與許多共產黨文學作家往來頻繁，使得其作品在解嚴之前一直在禁書之列，學術界的研究也付之闕如，這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因為郁達夫自敘傳式的小說與散文，以及其生平遭遇，表現了相當的複雜性和心理深度，在新文學作家中是極為特殊的例子，既開風氣之先，又影響

後來，目前有關郁達夫的研究，皆出自大陸或海外為多。解嚴之後，郁氏作品漸有刊行，但在臺灣仍未出版其全集，誠為憾事。

郁氏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是一個極具爭論性的作家，一方面他的作品廣受青年喜愛，有人擬之為中國的佐藤春夫，且他天資過人，博聞強記，二十餘歲即精通英、德、日數種外語，在日本數年，所讀中外小說超出一千種，我們只要看他全集中徵引作家、書籍之多，對古今中西文學之熟悉，就可知其所以折服人之處；但另一方面，郁氏也因其奇特的風格，招徠色情狂和頹廢派的批評，這實在是對他的一種誤解，也是不了解其文學觀和藝術傾向的結果。

郁氏第一本小說《沉淪》出版之後，即刻引起正反兩端的看法，保守派認為是敗壞人心，如蘇雪林者是；欣賞者以為郁氏別有懷抱，並非故意淫誨，如周作人者是。平心而論，《沉淪》模仿歐洲和日本的頹廢作風，並非新創，但在當時中國仍是史無前例，郁氏自言寫小說的動機是在閱讀日、俄作家之餘，也起了動筆的念頭，可見其風格其來有自。

這種頹廢的文學風格，當然也和郁氏個性有關。自來作家都是善感多情的，郁氏尤甚。家族的沒落及身體的多病造成他既自卑又自傲的心理情結(complex)，表現

為文學中的悲觀、苦悶、憂鬱、多疑，這種個性也影響了他現實的生活，他和孫荃既奉母命成婚，又不能全心去愛，使他對孫荃愛恨交加，不負責任的同時又滿懷愧疚，既已離婚投向王映霞，又時時回故鄉探望，導致王的怨恚。他多疑善感的個性，使他懷疑王映霞紅杏出牆，甚至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指責王的《毀家詩紀》十九首，經人調解後，才登報致歉。但和王的個性扞格，終不能挽回這一段情緣，兩人還是宣告仳離。凡此種種，都足徵見郁達夫在文學和現實生活中的複雜性，我們只要看看他日記中所載，他一方面可以和王映霞談心靈之愛，另方面又周旋於上海的眾女，不論已婚或寡居。甚至時時嫖妓，酒館旅舍，好不風流，其靈肉之衝突也應是他憂鬱性格有以致之。

對於郁達夫的小說，評論者大都以為他表現了幾個重要的傾向，一是小說的散文化與詩化，使小說和散文之間的文類界線模糊，不注重故事情節，而訴諸一種情緒和意境，這在中國的確是一種創新，也是新文學對傳統小說的突破，但衡諸西方近代文學，不管是意識流小說或現代主義的作品，情節已不是小說重要的考量，郁氏只是將這樣的表現手法引入中國罷了。二是自傳色彩濃厚，我們從郁氏的作品中發現，郁氏深受盧騷、梭羅、愛默生、尼采、華滋華斯、屠格涅夫等人的影響，這

些作家不是浪漫派，就是主張回歸自然，探討人心，表現個性和自我。而郁氏自〈銀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篇上下的作品中，屬於自傳小說的不下四十篇，這些主人公，不管是伊文、于質夫、文樸，或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其實都是郁達夫形象的藝術化，小說情節更是歷歷可證，顯示了郁達夫對文學的坦誠和勇氣。三是小說中所創造出來的零餘者形象。這一方面固然是受屠格涅夫《零餘者的日記》之影響，另方面卻也為中國新文學史創造了一種新典型，這點我們會在作品賞析中細論。但郁氏的零餘者和屠氏自有不同，郁氏筆下的零餘者多為孤獨自卑和憤世嫉俗的社會邊緣人，其生理特徵是體弱多病，如〈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落日〉中的Y因為病了的神經起了作用，覺得電車上的查票員都在注意他。〈迷羊〉一開篇，敘述者「我」就因腦病在A城休養。〈她是一個弱女子〉中的吳一粟也是患了失眠重症，夫妻分房而睡。可以說郁氏的零餘者不僅是社會的畸零人，也是身心的殘障者。其他小說人物也每每有病在身，尤以肺病為多，如〈南遷〉中的伊人，〈遲桂花〉中的翁則生。〈煙影〉和〈東梓關〉中的文樸咳血，推斷也是肺病，〈離散之前〉的霍斯敬染病住在上海。現實生活中，郁達夫確有肺病，也曾在新婚時感染瘧疾，時時養病鄉間，

這也是他小說中角色多是病弱者的原因吧！不過，這種對病態的執著，讓我們想起了西方浪漫派詩人以病為美的特殊審美觀，讀者應該不會忘記，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和他母親皆死於肺病，濟慈詩中的病態美也正是他肺病的迴光。

郁達夫對小說的觀點表現在許多文論之中，如〈關於小說的話〉、〈現代小說所經過的路程〉、〈小說與好奇心理〉、〈戰時的小說〉、〈長篇小說〉以及他各種小說集的序跋題辭，但最重要的，可能是為上課編寫的講義，後來由上海光華書局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小說論》。書分六章，分別論述了現代的小說、現代小說的淵源、小說的目的、小說的結構、小說的人物、小說的背景。其中有小說的技巧論，也有小說的本體論。

在此書中，郁氏注意到中國現代的小說，實際上和西洋小說淵源極深，而現代小說的普及，則因藝術自然進化和教育普及、生活需求之故。小說的藝術價值，在於它表現了真和美，小說作品只要具有真和美的條件，在本質上也就是善的。小說與科學、哲學都在表現人生的真，但科學、哲學是理性之真，小說是情感之真。郁氏認為小說的美是形式上的問題，是修辭的結果，這一點不免有淪入形式主義之嫌，郁氏自己的小說確實是文字優美，尤其描寫自然的段落，但這種美文和作者審美的

人生觀照是不可分的。美是形式，但也是內容。

在小說的技巧論上，無論結構、人物塑造、背景，郁氏大都徵引 C. Hamilton 的 *A Manual of the Art of Fiction*，也談不上獨到的見解，可以存而不論。

總而言之，郁達夫小說寫人生的矛盾與愛恨、社會現象的可哀可感，有自敘色彩濃厚的作品，也有以情節取勝的虛構之作，他雖然寫了許多有關小說的文論，但自身的作品，又不是理論可以規範的，誠如他在〈文藝私見〉一文中所言：「藝術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衡量。」我們對郁氏的作品，應作如是觀。

至於郁達夫的散文創作，我們將在作品的賞析中詳述，這裡就不贅言了。

目次

叢書總論

1

導讀

1

散·文·卷

海上通信

3

一個人在途上

1 9

志摩在回憶裡

3 1

釣台的春晝

4 3